

通志臺經解

仁江
1411
386



明 12
第 卷



論語集註纂笈卷第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

去聲

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

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母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

而已未嘗復

扶又反

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
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

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去聲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乃禮反其祖曰父廟禰名實紊音問矣

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去聲衛君而言

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

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

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

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

衛世子蒯苦怪反聵五怪反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

果而出奔左定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也盍歸吾艾耜艾老也耜牲豕太

論語集注卷之七

三

通志堂

子羞之謂戲許宜反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靈公欲立公子郢以并反靈公女子郢辭公卒夫人

立之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左哀二年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公曰余

無子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

立輒晉趙鞅納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

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

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

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

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

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去聲下同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

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

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

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

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

背者博物志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

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

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

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

不復扶又反下同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

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

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

治去聲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去聲諭故誦之者

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

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

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魯始祖周公曰文王第四子周公曰伯禽

封於魯衛始祖康叔封文王少子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

通志堂

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坐五反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

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

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

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去聲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眾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去聲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

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

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

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

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

雍三老五更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

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明屏交禮道自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

禮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音胤遇大尊顯故也。明帝崇尚儒學自皇

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

諸子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期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唐書

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命吾集注卷之七

通志堂

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召天下博師考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負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去聲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

治去聲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

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去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史記孔子去陳過蒲

會公叔氏以蒲叛止孔子弟子公良孺闕甚疾蒲人懼出孔子適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云云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

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

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

厚幾平聲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

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音扶聖人則不待百

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說文三十年為一世從卅而曳

長仁謂教化浹

即業反

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

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

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

將廉反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

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

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

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

音預下文聞當與音同

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

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

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

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

徵獻陵之對略相似

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既薨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后陵引徵同并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太宗母陵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

其所以正名分

扶問反

抑季

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音機如式見小雅楚茨篇言一言之間未可以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

乎為去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且險反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

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尚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上聲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上聲恭執事故與人忠雖之夷狄

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形旬反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

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

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醉雖醉反面盎背推而達之則

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

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

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如字也硜小石之堅確克前反者小人言其識量去聲

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

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扶又反可為

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筭所交反算亦

作筭悉亂反

欽明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去聲
 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
 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
 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去聲聞於人者夫子告之
 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為也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去聲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
 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
 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

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
 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
 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
 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
 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
 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

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
 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

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扶又反加子曰以別必列反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

子於易苟玩其占平聲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

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毗至反之意○尹氏曰君

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好惡皆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

也故善者好之而惡字如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

去聲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

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

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悫悫怡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悫悫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悫悫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

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

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必列反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去聲忠信之行去聲務農講武之法國語三時

務農一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上聲故可以

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待洛反其時可矣如云

暮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

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

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去聲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上聲下同已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

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曾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所禁反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樂記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云云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能言者或便平聲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金氏曰俗連然字句者非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於未死之前期詞也

則已死之後斷詞也然字喚起下文便見尚德之意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去聲而

篡其位其臣寒浞士角反又殺羿而代之春秋傳作澆

五甲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去聲康所誅

帝王世紀寒浞殺羿因羿之室生寡及豷寡多力能陸地行舟使莽帥師滅斟

尋殺夏帝相○左襄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

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用寒浞以為相浞行媚于內而

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許慝以取其國家羿歸自田家眾殺而

烹之靡奔有鬲氏靡夏之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豷恃其纒慝詐偽而不德

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滅澆后行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

舜禪時戰反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后稷名棄生於

姜嫄舜封於郟別姓姬氏傳國至文王凡十六世适之意蓋以羿寡比當世之有權力

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

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

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扶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

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音時之

忠也東漢楊彪傳彪子修為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愛

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

也大矣

○子曰為命禪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禪婢之反 謀時林反

禪謀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

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平聲

講議也行人掌使去聲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

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

國之為辭命必更平聲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

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左襄三十一年子產之

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禪謀能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孔子言

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

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說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苒之澤荏苒音丸蒲澤名也太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

大夫也左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子曰太子壬弱壬昭王也子西長而好善子西怒曰國有外援不可

瀆也子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懼亡

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都於媯音若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

天渠

欲用孔子又沮

在曰反

止之

史記孔子厄於陳蔡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王武王百里

之國卒王天下今孔丘據土壤盟子弟為佐非楚之福也乃止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有社書其社之名於籍蓋以七百書社之人封孔子也

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見大學或問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

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

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

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

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荀子仲尼篇立為仲父而貴戚

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忌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

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

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

處上聲下同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

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鄉之家老家臣之長上聲大家勢

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

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

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

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下沒反莊子魯卞邑大

夫劉向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鬪三獲甲首以獻

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又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

不敢過卞註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

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

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形向反乎外則材全德備渾上聲

然不見字如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音洛粹然無復反扶又

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

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音御之也若論其至

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字如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平聲不

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扶又反下同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

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

實則雖其才知去聲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

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

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
 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
 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
 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
 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
 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去聲成人之名胡
 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
 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

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
 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
 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
 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去聲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
 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
 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

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

據邑以叛是要君也左襄二十三年傳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而愛悼子訪於臧紇臧紇為立之以公鉏為馬正愾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考經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

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並去聲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平聲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

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左僖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文公則伐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申叔
成穀以逼齊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侯入曹執曹
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
釋宋之圍先軫曰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不如私許復曹衛
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
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棄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橫
擊之楚師敗績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
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
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
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去聲
左莊八

年齊連稱管至父弒襄公而立公孫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
亂將作矣未公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雍廩殺
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
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
阜而稅他沽反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音奚使相可也公從之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
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
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左僖二十六年齊伐我公使展
喜犒師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
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
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不
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
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

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聲上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

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計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

文莫字上有人字

後漢應邵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

○程

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按荀子仲尼篇齊桓公殺兄而爭國其後司馬遷杜元凱皆以子糾為兄獨漢

書淮南厲王傳厲王上書不遜文帝令薄昭與書云周公誅管叔霍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韋昭註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程子斷以子糾為

弟者雖有薄昭之言可證亦以春秋書法斷之經書小白係之以齊明其當君國而長矣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

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去聲仲始與

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

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

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

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

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

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去聲而從太宗可

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唐書王珪傳建成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

遇良厚太子與秦王世民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蚤為計太子敗

王責謂曰爾聞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愚謂管仲有功而

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

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僕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潮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

文者箋見第五篇○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

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扶喪去聲下同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

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去聲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

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

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

欽明

其訓之詩大雅抑之篇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鐸音其能否矣欲

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胡登反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

十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五月成子殺闕止執公子舒州弑之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

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胡音一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側皆反戒以告君重其事而

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

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

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尊故使孔子

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

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在呂反其謀而夫子復扶又反下同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

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平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去聲○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

汗音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

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

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

日省悉井反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于春反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史記

自陳適衛衛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間簡子殺寶鳴犢及舜華乃反乎衛入蘧伯玉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

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

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

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

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

以重直用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

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

年非○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誦之以非也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

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

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

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
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曾子蓋嘗稱之

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踈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扶又反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

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平出也文小異者

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

知人也里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與此章為四則聖人於此一事

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許謂人欺已不

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

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

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

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

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居御反蓋有齒

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

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去聲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

言直如此其敬言之亦深矣

祁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

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上聲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

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

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

反復芳服反如造化之簡易易並去聲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

通志堂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平聲足以及此故特語御音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

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

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

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

肆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

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去聲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

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按韻書負荷之荷在上聲下可反又去聲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

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

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

則揭硜若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

揭二語見爾雅釋水文孫炎曰揭衣寒裳也衣涉濡禪也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

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

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

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

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蔡氏

橫曰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相謂之梁闇讀如鴉鷓之鷓闇謂廬也即倚廬之虛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夏諒

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橫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先師晚年而命者如此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

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音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去聲定此句出禮運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去聲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

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記禮運四靈以為壽考六反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體信達順之道

禮運云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聰明睿知皆由是

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

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樽原壤登木曰久矣

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

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

之外者夷踣踞

音許據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踣踞以待之也

待之也

古註夷踣踞即坐也禮揖人必違其位今原壤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

述猶稱也賊者

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

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

脛

按韻書脛定反集註云其定反音小異

足骨

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

踣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

闕黨名童子未冠

去聲

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

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

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

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

記檀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燭又王制父之齒隨行

孔子言吾見

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聲平使令聲上之役觀長聲去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杭音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扶反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六言十五小百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見賢 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
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
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上聲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
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 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
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
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字如宜其以為多
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眾形匪
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
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
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扶又反深喻之曰唯
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
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

之於子貢婁音履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音預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

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

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去聲愠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去聲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

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

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緇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

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

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二千五百家為州箋見第六篇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
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記曲禮離坐離

立母往言與我相參也衡軛厄音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

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去聲之而不

可得然後一言一行去聲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變

貌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

辟近裏著反已而已金氏曰辟音闢如行辟人之辟謂猶前驅者以鞭開約人使開而一邊也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

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

壯里反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

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秋音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

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

家語家語困誓篇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

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

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作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吊而問焉其子以父

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聞

之曰死而尸諫可不謂直也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命五言集注卷之八

四

通志堂

張達

伯玉出處上聲合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古轉反收也懷藏

也如於孫林父音甫甯殖常職反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

事也左襄十四年衛獻公與孫文子甯惠子有隙文子告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

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遂

喜遂伯玉曰援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衛侯剽○楊氏曰史魚之直未

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

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

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

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

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

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墮羽敬反命者若

不實見得惡音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

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

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

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家語孔子曰吾死之

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云云

程子曰子貢問為

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

金氏曰此古曆也沈括云今正

月斗柄指丑矣蓋歲差也但以冬為亥子丑春為寅卯辰不必因斗建也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

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

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

也

語錄孔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開一萬八

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開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落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天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為正夫子以寅月人可施功故從其時叢說又詳經世書成會開物而消地亥會消地而消天至子又生天

事

四字出左氏傳

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

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

記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夏小正夏時書各今存戴德註

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

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

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

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鄭註木路也漢祭天乘殿之輅今謂之

桑根車者是也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

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

易去聲敗金氏曰周人尚輿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一曰玉路二曰金路蓋飾以金玉者

不若商輅之朴素

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敷救反前後有旒音黃

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

何晏註曰世本云黃帝作冕周

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諶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又按叢說天子之冕旒用十二及九七五三而玉皆十二諸侯而下各隨其命數九命則九旒九玉八命則八旒八玉上可兼下下不得僭

上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

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

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

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

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

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

去聲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

壞矣虞夏君臣更平相戒飭音意蓋如此又曰法立

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去聲其

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

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

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

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去聲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

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古註是其人氏

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又淮南子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號曰柳下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

朝音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

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

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去聲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上聲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榦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榦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易文言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去聲已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已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上聲衆曰羣然無阿比毗至反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舉乎聲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

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平聲之今亡

亡無通矣夫扶大音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去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上聲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去聲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

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反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

也

此為去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訓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去聲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晉洛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如字此理而私欲間去聲下同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去聲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

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去聲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三五六

論語集注卷之八

十一

君正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上聲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

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字如於善而不當復扶又論其類

何子集注卷之八

十一

通志堂

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偏反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

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五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悉并反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

矇矇三百人矇矇掌大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

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上聲已為去聲人其心一致無不

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

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

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胡氏曰疑為齊論以皆稱孔子

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則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魯領

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項氏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蓋以城解庸也庸即墉古文也不成國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為屬城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徧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

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史記作十三年○左哀十一年冉有與齊戰有功史記世家哀三年季桓子病遺言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孔子○即克之鐵峯曰二子仕季氏然左傳

擊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一四年射來奔曰使季復之衛次年於孔悝之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為去聲季氏聚斂去聲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

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東蒙山名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是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

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

王制孟子為三等之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禮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一百里明堂位云周公致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當詳

之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

叔孫各有其一

魯自襄公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其五國民不盡屬公矣昭五年會中軍則四分公

室季氏獨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得其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

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

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

伐也此事理之至當去聲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

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下同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

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

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

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

惡已音紀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

憂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音秘季氏之私邑此則毋求之飾辭

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夫音扶 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

音去

安謂上下相

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

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音逆則不

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

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扶人音

內治

音去

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

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

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

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屢叛

左定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

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以叔孫軌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虎劫公與武叔以
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取
寶王大弓以出入
于謹陽關以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

干楯也

楯豆尹反

戈戟也蕭牆屏

丙也

語錄問蕭牆曰據鄭註云諸侯至屏內當有蕭敬之

意夫如是否○鄭氏曰蕭肅也牆謂屏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

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

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

上聲

季氏左哀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多也欲以諸侯去

之三桓亦惠公之妾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謝氏曰當是

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去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

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

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

去聲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禮記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放

也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誅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陪臣家臣也逆理

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廉反其口使不敢言也○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扶夫音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箋

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

而為家臣陽虎所執見前章家臣屢叛下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箋

第三篇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

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

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

之分扶問反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

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

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

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
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宴樂之
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
遊則惰慢而惡鳥故反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
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聲
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
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
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

論語集注卷之九

十一

通志堂

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此句出揚子法言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音擁則聰無不聞色

見形句反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

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

曰未至於從七恭反容中去聲道無時而不自省悉井反察也雖

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並去聲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

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

此然隱而未見形句反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一車之用兩服兩駟○晏子春秋齊景公好馬疑公以好馬故致多如此首陽山名胡氏曰在河東蒲阪縣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

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

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

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際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

子也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

王文憲曰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於男子故夫人自稱小童比於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

通志堂

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則比男子矣至為天子之妻始曰后則在司之上而此於繼體之君矣○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集註纂笺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註纂笺卷第九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定五年季平子卒既葬陽

虎囚季桓子六年虎盟公及三桓於周社七年齊人歸鄆陽關虎居之以為政欲令平孔子來見已而孔

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

拜其門故瞰苦盪反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

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音也失

時謂不及事幾平聲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

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

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扶又反與辯

若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

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

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去聲也遇諸塗而不避

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

之遜去聲而亦無所詘與屈同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

貨也敬所不敬為去聲詘身以信與伸同道非知孔子者揚子法言

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目

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首

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

信道吾未之信如字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

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

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

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反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

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史記帝紀之子辛即帝紂

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

衍延面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

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眾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扶又反是其言而自實其戲○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與畔同○箋見第十六篇金氏

曰定五年弗擾為費宰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至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諸姑蔑

二子奔齊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

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扶大音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
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
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
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
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
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
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在相州滹陰縣史記中牟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

伐中牟佛肸叛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
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音每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
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皁物齊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皁泥言人之不善不能浼

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

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

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

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

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

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

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

平聲

端則起而對

出記曲禮

故夫子諭子路使還

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

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

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

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

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

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一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

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

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

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

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愿慤註讀作愿是也

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

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鳥故反之詳見孟

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音志前言往行去聲以畜勅六反其德此易大畜卦大象傳辭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

凡心反

癰

神紙反以舌取物也

痔

上理反

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

患失而已

莊子列御寇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瘻疽和反瘻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胡氏

曰許昌靳

居觀反

裁之有言曰

金氏曰胡文定因靳裁之問程子之學

士之品大槩

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亡與無通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偷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

人言卷之九

顧明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

持守太嚴廉謂稜角與峭同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

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

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

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去聲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

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

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

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

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

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

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句反流行之實不待言

而可見字如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

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

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

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字如六

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

際之志不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記雜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

是乎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非

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

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暮下同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 征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

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櫜之火

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

周禮夏官司燿古燹反掌行火之政今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

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

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上聲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音既葬音䟽食音水飲受

以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音練音要音

經音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其心

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忍也

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水齊衰之喪既食水飲不食菜

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父母之喪既虞卒哭䟽食水飲不食菜

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

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注云二十兩為一鎰○通志云稻有粳糯之種古

謂稱米者今之糲米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言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言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

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

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他尊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

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青室

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

其至反

而及之耳

記三年間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若駟之過

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

博說文作博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古烏曹作博說文亦從二十言竦兩手而執之圍碁謂之奕

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去聲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

惡者之惡如字訕所報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

計以為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訕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音笱察也訕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許六反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去聲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上聲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

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音羊狂而受辱史記宋世家微子者

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遂為不
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于比
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若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
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
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遂行武王
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過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行去聲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葛反之意故不

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

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去

聲焉於
虔反

士師獄官

舜命臯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

方士誦士皆掌獄詞者

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

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

曰此必有孔子斷

丁亂反

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

史記世家魯昭公為季平子所逐處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通于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不可而止他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然此言必非面語

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

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

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扶又反曰吾老矣不能用也

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

司寇攝行相去聲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史記世家定公以孔子為

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二月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匹遺魯若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門外季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又見孟子告子下集

註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平聲而作不俟終日者與此引易繫辭之語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

處上聲而折中以聖人之行去聲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 夫子時將適

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形句反無道則

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

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

蓋知尊夫子而趨去聲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上聲之意接輿自以為是

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新定顧氏曰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最可考者古人於蜡祭迎貓迎虎凡有

功於田者無不報祭獨不及此可見古未

知以牛耕自漢以來方有賣刀買犢之說 時孔子自楚反乎蔡史記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 津

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

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

音朝

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

滔吐刀反辟去聲耨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

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耨覆

反種上聲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

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

去聲

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

去聲

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

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

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蓀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篠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

麥爾

左成十八年晉使荀營士鮒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傳杏溪九穀考云黍今稷也稷今鮮粟也稻今晚禾也梁今糯粟也豆今黑豆也小豆今菜豆也麻今油麻也菘音孤周官太宰釋云雕胡也王氏曰有言五穀者以五行所屬而言有言九穀者以三農所生而言有言百穀者號其多而言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上聲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

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食音嗣見賢徧反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

意子路必將復

狀又反

亦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

何其廢之欲潔其身不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

居御反

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

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

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

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朱子嘗為福之同安簿意必自見此寫本也○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音切富貴莊子駢拇篇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決破壞也貪財曰饗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上聲而終不離去聲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窳荆

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註疏引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云不見經傳何與少連

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謂柳下惠

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

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

日不怠三月不解居隘反暮悲哀三年憂見記雜記下篇則行之中

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

短音

髮文身裸

力果反

以為飾

左襄七年子貢謂吳大宰嘉曰秦伯瑞委以治

欽明

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嬴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

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

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去聲羣矣下聖人一等

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

而不求合其心有一屑之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

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

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

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方外二字本莊子遊方之外謂出乎禮法之外者尹

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

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

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丁亂反之

○大師摯適齊

大音秦

大師魯樂官之長上聲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秦鍾鼓疏以樂勸食是每日之常食也皆

有樂而不用鍾鼓若朝及月半則天子諸侯皆大食加牲體樂奏鍾鼓又薛氏云按論語每飯異樂異工蓋常食則一工之侑而已若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此終食之侑而樂工皆備也○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

干繚

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鼗徒刃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

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海海鳥也

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

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頹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此記賢人之隱遁

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

上聲

此張子曰

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

音

人賤

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

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

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

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上聲之在其位則不可

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

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

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騶鳥爪反

或曰成王時人鄭玄說或曰宣王時人劉向說蓋一母四乳而

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

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

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音權接引之意皆

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

仁則無間去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

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

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集註纂笺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註纂笈卷第十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
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
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
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
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

度反亡讀
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二字本易坤文言
敬義立而德不孤有所聞而

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

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

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
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

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

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去聲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

不為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金氏曰曲辰如許行為神曲辰之言漢書藝文志農
家者流諸書圃如種樹之書畜牧之方醫

如方脉諸書卜龜書周禮三兆今亡史記龜策傳略存一二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技

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
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必自好譬如其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
百家眾技也皆有以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非無可

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亡讀作無
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

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
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
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

然

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
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諉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
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
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
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
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
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

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
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

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上聲而語音御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音扶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集註引程子慎獨凡三章仲弓問仁章云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子在川上章云其要只在慎獨及此章為三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易

欽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扶問反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

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聲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

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

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語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

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去聲雖有可稱而

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三百八十二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尔仁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_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悉井反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

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通志堂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 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
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
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
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

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祗同適也

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

扶問反 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

吐雷反

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

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

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音鳥變時雍言其

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字如考

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

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

記明堂位土鼓黃桴音浮左傳成公二年右援桴而鼓桴音浮本作桴漢書槍鼓之桴音桴風無反則此桴字不音浮若音桴者乃乘桴浮海之桴桴也

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去聲於

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時戰反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

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

文大同小異曰上嘗有湯字履蓋湯名世本云湯名天履

名履用玄牡夏尚黑見禮記檀弓上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

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通作與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

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曲阜人周至也言紂至親

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去聲也量去聲斗斛也古註引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鍾

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

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

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法度禮

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

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樂記武王克

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藍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

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

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

意與夫音扶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

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勞味反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

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

吝謂之有司出去聲○按韻書屏字上聲者註云蔽也去聲者註云除也屏四惡之屏當去聲讀而書并丙可疑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倉沒反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

者切金氏曰當作竊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

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

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言掌財之官收支俟命不敢自專者此有司之職非人君為政之體也

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吾官反忍弗能

予通作與卒以取敗亦其驗也見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云云○尹氏曰告問

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

治去聲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

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

去聲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平聲於侮聖言

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集註纂笺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